

從政雜記

徐象樞

襄年徐景薇（象樞）兄與予交遊甚密。伊少年留學法國，專攻法律。回國後在上海為律師，輒為訟案往來京滬間。其後轉入政界，知名度甚高。迨吾倆先後各自全家來美，仍時常通信。一九七七年一月卅日曾來函表示，不久將完成兩篇文稿，當即寄存予處，並囑俟日後代為發表。另一短篇，標題為「八一三及黃秋岳事件」，具有歷史性意義。

浦薛鳳謹誌 一九八四年九月下旬
此篇從政雜記，計分六段：其一、勉強客串。其二、結果下海。其三、合署辦公。其四、寶鼎勳章。其五、交易所風潮。其六、七七事變。

一、勉強「客串」

民國廿一年冬季，日本在我長江中之軍艦，竟向吾南京之下關發砲，又向上海之閘北攻擊，引起吾方抵抗，此即所謂一二八之役。當時我正住在南京中央飯店，親眼看到南京居民成羣結隊，從下關及城北，向城中與城南遷移。那時我是

在上海做律師，因有債務訟案而前往南京。每晚總有若干朋友以及報館通訊社人員前來訪談。其時國民政府對日本方面的行動莫名其妙，極度恐慌，竟即急急的遷往洛陽。國民黨中央黨部亦一同遷去。

國民黨常委會派張道藩在南京留守。我和道藩乃是留法同學，彼此熟悉，所以他常常來中央飯店訪談，同時他也要從報館記者們得些消息。他對我大發牢騷，謂黨部人員都已遷往洛陽，無人幫他的忙，遂懇切求我予以援手。我被他感動，遂貿然答應，謂倘如上海無業務，儘願留住南京相助。再者，弟家在蘇州，並在蘇州設有我律師事務所，因此，我答應幫忙本來全是客串性質。

有一次，中央黨部忽然請我去辦理此有關法律的案件。當時中央黨部有兩個秘書處，其一、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秘書處，其中有秘書長一人總其成，另有秘書四位：王子莊（山東人）、王子孩（陝西人）、沈君甸（江蘇人）、趙棟華（江蘇人）。秘書之下，又有總幹事及幹事幾位。其二、是中央政治會議（後稱政治委員會）的秘

書處，也有秘書長一人，秘書四人，當時為狄膺（君武，江蘇）、葉秀峯（江蘇）、胡翰（湖南）、朱○雲（浙江）。事實上，王子莊與狄君武兩位負責最多，事事接頭。中執會就事務性質，分為組織部、宣傳部等，各以一位委員為部長。中政會亦因事務性質不同而設有法制組、外交組、財務組、經濟組等，其作用在審查各方面的提案和決定原則。每組有委員五、六位。到後來，中央政治會議改稱中央政治委員會，各組改稱專門委員會。

那時葉楚傖與唐有壬先後擔任中政會議秘書長，他倆和狄君武咸認為秘書人選應當充實，遂請我去做法制組的專任秘書（原由司法部政次謝冠生擔任）。其時法制組召集人乃是戴季陶和葉楚傖兩位。外交組專任秘書是吳頌臬（江蘇吳縣人），曾留學法國；經濟組專任秘書為李聖五（山東人，留英）。

在訓政時期，以黨治國，所以中央黨部組織龐大，經費也充份。每位委員月薪二百元，每位秘書一百八十元，均稱作「生活費」。那些秘書們因生活費不夠用，往往兼任政府職務，例如中

執會及中政會的秘書，往往兼任立法委員等並無日常事務的兼職，立法委員月薪是六百元。因為黨務工作人員不算是「官」，所以我仍可做律師，於是我便常常來往於蘇、京或京、滬之間，那一百八十元實在作我的旅費。

二、結果『下海』

我在中政會做專任秘書，本來祇是「客串」性質，我的主要職業仍是律師。汪精衛做行政院長時，國民政府的主席，依照法律，原負行政上的完全責任；但是汪做行政院長，改為國府不負行政責任而由行政院負責，於是汪要物色些人來充實行政院，遂把我和吳頌景、李聖五都羅列進去，擔任參事職務。我確曾考慮甚久：放棄律師不做，而就月薪五百六十元的職位是否值得？最後，覺得政治也需人才，更屬重要，遂答應而就由「客串」變為「下海」了！

擔任參事，吾的重要職務乃在奉交審核有關法律案件。「參事」的任務，祇在簽註意見而不看最後發出去的文稿；後者乃是「秘書」的任務。有一次，某一訴願案件，主管科所簽意見是把訴願駁回，我覺得所見甚是，一時心血來潮，竟然多事，加寫了一篇正式的判決書稿，並且自鳴得意。參事的簽註，照例送到政務處長（因為參事屬政務處而秘書則屬秘書處），當時政務處長彭學沛（浩綸）簽了字，便照例送到秘書處秘書長褚民誼辦公桌上，褚簽了字送回主管科辦文稿（因非重要，不必再送院長親自閱批）。第二天那文稿送到我處，竟然一字不改；我遂請主管科長來

談，始知我擅自撰寫了判決書，違反慣例，侵犯了秘書處的範圍和職權。但這一經過，發生意外影響兩項：一則因此而院中上下，知道出洋留學生不都是僅僅塗金；再則是行政院後來改變辦公方式，把參、秘兩處合一，共同工作。

三、合署辦公

蔣、汪當時合作基本條件如下：軍事由蔣主持，政治歸汪決定。蔣任中委會主席，汪為中政會主席。所以汪任行政院長時，行政院組織法便有修改：參事及簡任秘書各增為十名，科長與科員名額亦復擴充。前此行政院由譚組庵（延園）主持時，許多大本營人員，被安插為參事或秘書。此輩不懂公文與行政，大抵濫竽充數，依然留任。有一天，中央黨部方面有一位面告汪院長；行政院的公文弄出笑話。他便大為生氣，把秘書長褚民誼叫來，加以責備，同時，他要彭學沛（浩綸）多負責任。但新進的三位秘書，都是文學家：黃秋岳、李釋堪與曹經沉，此三位都是做好詩寫好字的文人。汪曾指定我和胡邁兩人起草辦事細則，吾倆所撰，要點乃在把參事及簡任秘書合在一處辦公，名為審核廳。汪看了草案認為合意。翌午，發表定案，並派我為機要組主任，卻是事出意外。此項合署辦公（指參事與簡秘）制度，維持甚久，行政院長人選變更，制度卻維持。最後，原來稱政務處長的，改為副秘書長

。至於辦公時間，在汪去而由蔣兼長行政院時，規定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到五時，

此即每日辦公八個鐘頭。實際上，高級職員大抵並不能準時到達；記憶所及，汪院長大約十點左右到院，蔣兼院長則很早，八點便到；孔院長（在重慶時）則大約十時以後才來。院中一般辦事人員，均由大汽車早晚接送。參事及簡秘則用小汽車，兩、三位合坐。到達院中時多數尚未進早餐，紛紛當差出外購買燒餅（蟹殼黃）、油條及豆漿。有一天，蔣兼院長在九點左右走出院長室走向審核廳，大概要看看合署辦公情形；那時，恰巧交際組主任陳參事克文從外面進入廳中時，看到蔣先生走向審核廳，遂早早的把兩扇活動門推開，一聲口令「院長到！」裏面的參秘正在吃點心的，不免心慌，急速的將燒餅、油條等，拉開抽屜塞入，全體立正，表示敬意。蔣先生向四週一望，眼見整齊，抬頭便連聲說：「好！好！好！」嗣後，審核廳門口便有一個勤務兵站立注意（每天換班兩三次）。

四、寶鼎勳章

七七事變的那年（一九三七年），英王喬治第六加冕，吾國民政府派一大員，即兼行政院副院長孔庸之（祥熙）先生，前往觀禮慶賀。隨員中主要有兩位，即行政院秘書長翁詠寬（文瀾）及參事張平羣，所以借翁同往，是要向德國及蘇聯借款及購買軍器。借款要還錢，無錢則要物資。翁是資源委員會秘書長，他知道可有多少鎊沙、多少桐油，可作還款之用。孔行前，外交部給他的名義是專使，他嫌名義不夠，要稱特使。照慣例，副院長乃由一位部長兼任，所以行政院

內，並無副院長辦公室。孔要用孔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名義。至於所佩勳章，國府本來規定祇有青天白日勳章一種不分等級，孔因當年籌餉有功所以曾得到青天白日勳章。國府後來另外規定添了兩項勳章，一名雲鷹，一名寶鼎，各有等級，均係發給國內外高官或元首，孔亦曾得到雲鷹勳章。但孔出國時，請求政府給他一個寶鼎一等勳章。寶鼎勳章規定必須具有作戰豐功偉績，而且非由行政院而必須另由軍事委員會向國府具文申請。

到了孔出國的前一天，翁詠霓、張平羣、何淬廉（政務處長）三位都到了上海，翁、張兩人是第二天要隨孔坐一意大利輪船赴歐，何是送行。其時蔣先生本在奉化養病，卻到滬為孔送行（也許有要事面談），上船之前晚，孔向蔣要一寶鼎勳章，蔣即答應。所以翁、何兩位回到旅館即搖一長途電話到行政院，時已夜間十一點鐘，行政院值班人便先由電話局轉到我的家裏，我早已入睡，聽到淬廉聲音，說明天早上九點以前要將寶鼎勳章送到上海。我說：這事恐難辦到，因為京滬夜車已開出，飛機夜間亦沒有，派人開汽車送則亦無把握。我想了很久，打電話給錢慕尹（大鈞，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可否派一人專機飛滬送此勳章。他一口答應，我於是電話許靜芝（國府文書局長），謂公文得明天補發，惟勳章歸印鑄局發，而局長周守良因病在家，那保管勳章的人是一位科長，住在國府裏面，我即去電話，但是你也必須電話魏懷文官長。我遂先打電話，把魏懷文官長從床上叫起；隨又電話行政院要一輛

汽車和一個憲兵同來接我（因我住在中山門外，而城門每晚十一時即關閉）；及我到達，始知事已辦妥，所需勳章已有人專車送往上海！於是回到旅館打電話給翁、何兩位，他們道謝並連說「辛苦，辛苦！」講完電話，一看時鐘，已經半夜，也是翌日上午三點半鐘了！

五、交易所風潮

民國廿六年夏，因為蔣兼院長在廬山避暑辦公，何淬廉和我帶了幾位科長、科員上山服務。那時上海交易所卻發生了風潮，起因是舊政府公債，大都久不發息，甚至有一文不值，忽然其中之人，連日有人收買，於是價值突然高漲。一日，財政部突發新聞，謂那種公債可以開始發息了；於是市場爭購，到停止拍板程度。遂有謠言蜂起，說是財政部中人員私自預得消息而賺錢，於是財政部而牽涉到孔家。蔣先生曾接到調查統計局一項密報，所以囑吳達詮（鼎昌，時任實業部長）秉公查辦。此因交易所乃由實業與財政兩部共同管理。吳達詮自己另又派高級官員，前往上海偵查。吳原是銀行界人，所以他有許多上海金融界熟友。他走後，做了一個報告送呈蔣先生，並將副本一份給我，說是行政院會議備討論此事，他要取出來讀給出席人聽。第二天財政部玉琳（琳）來看我，也交給我一份調查報告書副本。我將吳、鄒兩份報告副本，一同鎖在鐵箱中。吳說：調統局的報告是確實的。鄒說：並無財政部任何人員在內；此由交易所的每一位經紀人都具結證明，並無財政部人員去購買公債。我未詳

悉吳的證據來源可靠性如何，但是鄒的證據完全不足為憑；因為交易所買賣，不要真實姓名的。試問那一位公務員敢用自己的真實姓名去買呢？

接着，看見報載孔夫人（宋霽齡）和蔣夫人（宋美齡）專機飛往廬山，不久即又飛回滬上。顯然，此中必有要事，否則不會匆匆而來，匆匆而去。行政院會議的前晚，吳達詮來訪，他說：「專機一來，我便知事有變化。果然，交易所的事情吹了；我實太老實。」吳、鄒二位，先後各把調查報告書副本向我取回；行政院會議也沒有提出此事，此事便如冰消雪化了。

七七事變以後，上海抗戰失利，政府西遷。西遷初步，重要人物都集武漢。有一天，我從長沙飛漢口（我領着行政院一部份人員由南京退到長沙），稍事休息，準備即由湘西到貴州而入四川，接洽到重慶後一切應做事項。從長沙到漢口，並無每日定時班機，遂搭坐交通部的小飛機（祇有四個座位），和韋作民（交通部技監）同機，在漢口機場略停，遠望有許多人在候機處或坐或立。我當初想是韋作民的門人來接他的；不料走近一看，原來好幾位都是部次長階級的大官。徐叔謨（謨）那時任外交部政次，一看見我，便來招呼。我問他是否又要和德國或義大利大使接洽什麼。他說不是，他是來和吳達詮送行，因吳新受命為貴州省主席。我在候機室遇見吳，吳嘆說：他是得罪了人所以充軍去了。我說，川、滇、黔三省現在非常重要，所以蔣先生要放一位最有才幹而最可信任的人去黔。他說他知道我即將赴渝，

希望此後能在貴陽見面長談。過了幾日，我和陸若渠（固）領了行政院科長、科員等入川，路過貴陽，政院舊同事鄭達如（道儒）新任省府秘書長，孫希文為民政廳長，尙傳道為民廳主任秘書，都派人在貴陽城外公路的汽車站接候。

我住在省府招待所。晚，達詮請我和若渠吃飯，希文與達如作陪。席間談到上海交易所風潮，他說：蔣先生給他翻閱調查統計局先後兩報告，謂係財政部人員所做，牽涉孔家。蔣先生說：此事必須徹查，我將嚴辦，你不要怕得罪人，萬事有我。達詮繼續謂他自己也親到上海，查問幾位銀行界及總商會幾位熟友。我派去的人費盡心力調查清楚，作成一份詳細報告。結果，孔、蔣兩夫人專機飛到牯嶺後，蔣先生即向我說：交易所事，我今已明瞭，你可不再過問。吳最後又說：我現在充軍到此，這是我太老實，不會做官的結果。

從他這樣語氣和措辭，可知他內心必甚憤慨。他也不顧席上尙有他人（他知道所邀的朋友決無不同情他的！）直言明說。在此情況之下，我只得指出：現在後方重要，龍治舟（雲）的舉動自為中央最宜注意，所以蔣先生要你做西南大團結的工作。那時中央給龍以行營主任的名，而以吳副之。我改任昆明交通銀行經理，吳氏每年必到昆明一、兩次，每次住三、四天，在龍處吃了一次飯，便算應酬，再來邀請即託辭不往。其時王志莘是新華銀行總經理，不時到昆明，王和吳本來很熟悉，所以我們三人常往庸道街吃雲南飯菜。

六、七七事變

南京夏季很熱，所以蔣先生便往牯嶺避暑而辦公。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自然也隨着前去，每週一次的院會便在牯嶺舉行。在七七事變那年行政院秘書長翁詠霓隨孔兼副院長庸之前往歐洲，表面上參加祝賀英王加冕典禮，實際上卻要向德國與蘇聯接洽借款與購買軍火。行政院秘書長暫由魏伯聰兼代，而副院長則由王部長亮疇（寵惠）兼代。王、魏兩位在牯嶺各有房子可住，我和萍廉（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帶了幾位科長、科員也上山辦理重要事務，住在行政院所租的宿舍之內。那天夜晚，政院電臺首先得到蘆溝橋日軍開火的消息，後來更知道事態擴大；其時，在南京的各部會的主要人物幾乎走空；外交部王部長亮疇已到牯嶺，政務次長徐叔謨尙在上山途次。廬山正在舉行暑期高級訓練班，選定了各省府高級人員前往受訓，同時聘請了各部的政務次長，分別前往講演兩、三次。南京外交部由常次陳介看

家，他已先有報告給王部長，所以王、魏兩位也早知詳情。王、魏兩位因為蔣先生留住商量，所以先由萍廉與我於翌日立即下山返回南京。這是抗戰開始情形。

我一回南京即受熟友和記者們包圍，羣請吃飯。夫子廟一帶的飯館蒼蠅羣集，予雖十分留意不吃冷盆，但依然立即得到痢疾而便病倒，最厲害時每天下痢三、四十次，真是病得快死；直到八月初才有轉機。其時戰事早已擴大。兒女病怕我發愁，隻字不提。

記得是八月十三那天，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有電話問我：知不知道行政院中出了一件事情？我說：病了廿幾天，此是第一次親接電話，外面的事概不知道。他說：行政院簡任秘書黃秋岳已被警備總司令部捕捉，說是有做漢奸嫌疑，正在偵查中；不料不久即被槍斃。如上所述，此是利令智昏！

編輯報告

編者

△名記者陳嘉驥先生所寫「日皇宣布投降後日本戰犯羣像」是一篇最真實、最客觀、不加任何渲染的採訪報告，極富史料價值，值得細讀。

△本年十一月為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興中會（中國國民黨前身）九十週年，本誌除隆重刊出有關中山先生及先總統蔣介石的勳業歷史圖照珍貴鏡頭外，同時刊出莊政教授「孫中山先生的私生活」、黃季陸先生「蔣公與黃埔」、呂敬業先生「中國第一個革命民主政黨」以供讀者參閱。

△旅美學人教育界前輩徐慶譽博士的「往事漫談」憶寫五十年前從事文化運動的艱辛歷程與偉大貢獻，讀來令人肅然起敬。

△本期編校完後，正在印刷時，又收到莊景琦博士、羅盤先生、王覺源教授、江清之先生等大作多篇，將在十二月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